



李燕军木瓢雕刻艺术

LI YANJUN'S WOODEN DIPPER CARVING WORKS

云南美术出版社

李燕军木雕雕刻艺术

整体设计: 李燕军

摄影: 黄国强 张学忠

译文: 顾云祥

责任编辑: 张晓源

出版发行: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制版: 深圳继晋分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6

印张: 4

出版日期: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80586-549-3/J · 334

定价: 58.00元

李燕军木雕雕刻艺术

LI YANJUN'S WOODEN DIPPER CARVING WORKS

J314.2/8



0243178



双瓢组合面具

48 × 22cm 1991年

My early double wooden dipper face

雕脸者说

邓启耀

好几年前的一个8月8日，我在城市的大集市（广告招牌上叫“交易会”）里，在脸挤着脸货挤着货的嘈杂中，看见一些生动然而安静的脸，惊讶地凝视着从她们面前漠然掠过的人脸。这些木雕的脸尴尬地悬挂在成千上万寻找实惠商品的人脸的潮流中，显得很不入时。她们的雕刻者面色灰黄地枯坐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那是一个总想把艺术和商品，或者文化与经济不平等地放在一起的年代。但我猜他卖得不理想。因为贵州来的木雕脸，已经铺天盖地占领了所有可以与“艺术”沾边的客厅、艺廊和小摊。所有衣着时髦的人都会很文化地指着一切怪样的东西说一句带洋味的话——“图腾”。在这之前，已经流行过一阵子黑陶烧制的鬼脸，培训出一批批酷爱“原始图腾”的鉴赏家。玩它们的人往往玄乎乎地暗示它们神秘的来历。相比之下，这些标着作者姓名的木雕就没多少人理，偶尔看一下，也在心里说：李燕军？没听说过。

几年以后，尘埃落定，街上流行超短裙、袖木象、石刻狮等等吉利玩意。我有时就想，那些扎着麻绳小辫的脸谱，怕早就消失了罢。

偶然一天，我被一辆开得很乎乎的摩托车载走。在某水泥顶楼的一间小屋里，骤然再见那些我以为消失的脸。她们挤满一整间屋子，一齐盯牢了我看，弄得我想去开窗透气。她们俨然是这间小屋的主人，神态自如咧嘴大笑，大大方方露着私处，不像在

“交易会”上那么难堪。

我把她们从商店全收回来了。她们的雕刻者李燕军说。

我问，这些年，你还在雕这些脸？为什么？

雕脸者说，没什么原因。偶然有朋友送我几个木瓢，让我看得很面熟，像是我见过的什么脸。我想起她们，便找刀来刻了。她们不一定是人脸。我只关心一种感觉很舒服的结构组合，一种心理状态，无意识的。我在梦里经常梦到她们。她们就像我，或者说我就像她们，就像已经注入在里边，和她们很近。我做了挂在房里，没想更多的，只觉得很快活。她们就像我的孩子，是从我生命中走出来的“尤物”，一个个有灵性的尤物。

你怎么总是用木瓢做造型呢？是不是看过民间的“吞口”？

“吞口”，瓢画和面具，都是后来才接触到的，特别是看到非洲和美洲的木雕，十分激动，没想到彼此那么相通。不同的是我的木瓢没有那些文化内涵，她们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偏好，是艺术的，不是文化的，不必溯源，不必去问为什么。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墙上这些傻乎乎的大脸，一个跟一个不一样，有“人之初”的感觉。

这些大脸你还卖吗？

先卖的。后来发觉舍不得，那感觉就像自己生的娃娃被卖掉一样，于是我把她们又从商店要回来了。

房间里都排满了。有多少？

六七百件吧。我也不知道还会刻到什么时候。很难割舍她们，但又常想回到色彩、色彩使人感到刺激。我的家乡在西双版纳，但没有在真正的西双版纳生活过。只知道景洪那样的城市。我想有机会到真的版纳，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生活、感觉。有一次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到西双版纳，不同色彩的大山、云、以及奇妙无比的晨昏光线，全溶在一起。我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累了，随意倒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呼呼大睡。骑了7天，画了许多，写了许多，生命完全属于自己，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只要有念头，你就可以达到。虽然有时累得想放弃，但这种累也只属于自己，是很个性的。推车上大坡，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他拥有推动石头的过程，拥有推动生命和世界的真实感觉。完全依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带到想去的地方。

你想去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爱读的一本书，叫《百年孤独》，它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人带着一个人，到一个地方，繁衍了一个家族，然后结束，又剩下一个人。怎么样来，又怎么样去，总在重复一件事，重复自己，重复别人的生活。我不想重复，想有点变化，但太难了。所以我说不准我想到哪里去，也许是中国的西部，那儿像你说的，和我们这类人很接近……

更精神性，也更自然性……

……所以我想卖了这些作品，或通过别的方式弄到点钱，然后到中国的西部，到阿里。

你舍得卖这些作品吗？

这话不好回答。我想起17岁的时候，当兵，在野战医疗所。那时南线有战事。有一个我的同龄人，被很近的地雷炸伤，肠子穿了7个洞，挣扎了一会，七窍流血死了。很多人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感受就死了。什么也没留下，只有认识他的人留下一点记忆。这种记忆也许很快就淡掉了。

20岁的时候，军医学校面临解散，管理松下来。我宿舍的楼下有个解剖室。我喜欢画画，但画的都是美化、概念化的脸。我想起来开朗基罗经常靠人体解剖，就向领导要求去解剖室看看。我得到一把钥匙，解剖室的约液里泡着一百多具尸体。泡得久了，肌肉干缩，但结构明显，颜色紫黑，很像木雕，但都是死的肉脸。我当时没有恐惧，因为我与死者没什么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已不是人，只是一种造型，它们的结构十分完美。但它们和雕塑又不一样。它们曾经活过。于是我忍不住会想，它们原来是怎么做的？有过什么想法？有过什么经历？有人

说：灵魂飞走后，人就不叫人了，只剩下一个躯壳。那年3月，我到西藏，下过雪，一片银白，如同到了一种很模糊很神往的地方。朋友带我去大葬场。在天和地的界限都很朦胧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已经被砸磨出几个脸盆大的凹坑，上面有血迹和碎骨。大禅师解尸、燃香、祈祷，一声呼唤，数不清的秃鹰把大葬台都蒙掉了，片刻后秃鹰飞走，白茫茫大地好干净。我对藏文化了解很少，但觉得他们的想法和我很相象。

那次我们还遇到过一件事。你知道德钦至盐井108公里相当难走。有辆牛车超过我们前去，不久见那车横在路中间，原来是车打滑，甩出去一个年轻人，摔在石崖上死了。他家里人闻讯赶来，将尸体裹好，捆牢，用绳子放下悬崖，抛进澜沧江，任其漂走。从死亡到漂走，前后只几小时，我见处理如此简单，问道：不找有关部门证明一下？藏族老人答：人死了，还要证明什么？该说的话已经说给他了，要他好好走，家里人还在着。风和石头会帮我们把这些话说了。老人手指经幡和石头。这是比生命更永久的东西。人需要有一种寄托，通过一种媒体将生命寄托在上面。经幡和石头是一种媒体，艺术也是一种媒体。我房子小，雕不成石头，就找来这些已经有生命雏形的木瓢，把她们再生出来，组合成一个更完美或更有性格的造型。我的爱，我的感觉，我的生命，会注入到她们身上。所以，当我每天看到她们的时候，甚至知道她们在想什么，见到她们，就会很放松。她们存在着，你自然会感受到。她们肯定活得比我们长。木雕虽不如石雕，但只要有人喜欢，就会久留下来。

活的木头脸会比死的肉脸更永久，表情也更精彩。突然不知谁插话。

雕塑家闭嘴不再说话，那些木雕脸怪异的眼睛正与他的目光相遇。他们彼此一往情深地对视着，好久都不愿分开。

我让他在哪里发呆，从桌上拾起一本他手装的作品图片集。我很欣赏他为自己作品取名时的随意，不像有些人刻意高深弄出些很“文化”的词来。他的这些木雕脸不是文化的，不必去问什么，不必溯源追根寻找什么“底蕴”。她们不再是云南民间传统中挂在门头上避邪的瓢画“吞口”，也不是某部落文化的遗物，她们只是一个人在自己生命过程中寻找的某种媒介物。也许她们有非洲木雕的影子，有民间玩具或祭器的幽灵，但每一个具有“人之初”念头的人，每一种具有原生性特质的文化，彼此之间难道不是很相像么？

My Wooden Dipper Carving Works — Li Yanjun's Artistic View Point

The wooden dipper is used as a kind of utensil to spoon up water for people's daily life in those inhabiting places where ethnic groups lived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Some people also use it to carve "Tun-Kou" for evading evil according to the old customs.

When I was in my childhood, I got some impressions to wooden dipper carving. One day in 1991, a friend send me several wooden dippers and I took them back home. According to my own imagination, I carved on them and worked out some modellings. When I hung my works on the wall, I felt very exciting. At that moment, I did not expect to take up carving as a preffession, but now I have more than 700 works which took me 8 years to produce them and my assembly apartment full of them.

My wooden dipper carving works has some differences with folk Tun-Kou. I use wooden dipper as a medium to express my knowledge to life and the nature. Those wooden dipper carving works are all belong to me, because I make it from a populer wooden dipper to a work with life and spirit. So, I call them my children. It is me who give them life and they bring me too much pleasure. I produce them and I place all my love, my feeling and my life on them. That is why I feel relax when I watch them. And I think they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than mine.

You need not to trace back to their sources. They are not Tun-Kou which hung on the door to evade evil anymore, and also not a cultural

heritage taken from a certain ethnic group. They are just a medium which I find out in this period of my life time.

Perhaps, they resemble with African wood carving or sacrificial offerings in the folk custom. My only explanation is that they may communicate each other.





4. 头发把眼睛遮掉的女孩

30 × 29cm 1993年

A girl her left eye is covered by hair



5



6

5. 尤物

41 × 25cm 1994年

A pretty girl

6. 一个有活力的眼睛面具

37 × 28cm 1994年

A face her eyes is full of vitality

7. 有这样一副面孔

40 × 26cm 1995年

There is such a face



7

8. 三瓢组合吉祥物
50 × 50cm 1994年
A lucky combination of three
wooden dippers
9. 三瓢组合式面具
53 × 20cm 1994年
A face combined by three
wooden dippers
10. 三瓢组合式面具
53 × 20cm 1994年
A face combined by three
wooden dippers



8



9



10

11. 男孩用木珠和木块组合

68 × 26cm 1992年

A boy with wooden beads



11

12. 女孩用木珠穿毛线做头饰组合

68 × 26cm 1992年

A girl with wooden beads and knitting wool



12



13. 单一木瓢面具

56 × 22cm 1993年

Single wooden dipper carving



14. 少女麻绳木瓢组合型

76 × 35cm 1994年

A girl combined by hemp ropes and
wooden dippers

15. 局部

The part



16. 一个老者的面部

33 × 24cm 1994年

Face's carving of an old man

17. 一个侧面的美丽精灵,注意她的发饰颜色

31 × 27cm 1994年

A beautiful spirit's left sid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or of her headdress

18. 有一对大眼睛大嘴吞着东西的人

66 × 25cm 1994年

A man with big eyes and big mouth which is swallowing



16



17





19. 局部

The part

20. 两瓢组合一对圆形头饰和麻绳装饰美丽胡须的人面部
98 × 26cm 1994年

A man his head is decorated by a couple of round wooden
dippers and his moustache by hemp ropes



0243178

